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五

初學集卷五十三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墓誌銘四

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使司右叅政贈太僕寺卿譚公墓誌銘

天啓元年登萊闕監軍道譚公以才望推用公至則西兵鬪於登_在兵譟於萊和門晝局邑屋洶駭公責鎮臣沈有容曰撫方杜門謝事而鎮_在縱兵譚撫撫之禍不可知鎮則何以自解乎有容懼乃傳箭禁戢捕獲其_戎首衆少定公曰登城斗大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見糧囂呼閒作卽少定亦隔日瘡耳欲保登萊非散兵不可乃建議請於朝曰登萊海淺多礁石舟難載騎奴必不渡亦不能渡擊奴此地斷無用此兵斷不能養此兵登萊之民亦斷不能與江淮之兵相安於無事方今遼事敗壞召募金錢俱投滄海不得獨爲江淮惜募金倘變生不測更大費金錢以收拾登萊惜費而費滋多悔無及矣乃以出

海無期踐更抽替未一月客兵去者過半登萊之民帖然而兵不知其被汰也
自奴酋發難建三方布置之局開鎮登萊議者以用海爲名而坐請益兵獨公
之論能如此島帥毛文龍自詭能搗巢制虜多馘遼人首以當虜或毒遼人之
舌購譯者指爲奴俘公廉得之繫之密室與飲食旬日舌藥甦能自言被俘狀
覈實而縱之海外俘級日侈交關逆奄魏忠賢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
弗與勘覆島帥益驕構內旨得舉刺文吏造蜚語中管餉同知翟棟緹騎突至
械翟於公座公歎曰以我故累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
頓致羸疾亡何遂不起嗟乎用海以扼奴用島以掣奴疆場之虛名也喪物力
以奉驕卒竭功賞以易僞俘國家之實禍也世之謀國者以虛名則相蒙而不
疑以實禍則相沿而不悔如公之蚤見梗立卓然而不回者幾人哉公沒五年
而島帥以矯僞被僇迄於今二十年登萊之舟師未聞以一葷涉海公之言至
是而大驗然而公之死者已不可復作而遼事終不可爲矣嗚呼其可歎也已

公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鄉試第一辛丑舉進士知蘇州常熟縣改徽州婺源縣外艱服闋補貞定_變城縣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中內艱服闋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叅議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天啓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今上御極其子貞默貞和相繼陳請上念公以死勤事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蓋異數也公三爲令計口食俸齋廚蕭然摘奸伏養小弱省供億裁贍錢清明惠和所在治理常熟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於區中吾不汝禁也皆逡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鬪殺不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鎔灰者罰無赦而兩家之訟息開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烝徒謳歌呼爲譚公嶺_變城荒祲民逋盜發公給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屢畝耨流亡復歸盜賊衰止_變驛支八省公枝柱勢要爬搔假冒中貴人進御沿途繹騷抵_變戒廉從曰勿犯此彊項令也在南兵

部不以閒曹少白假易在北駕部抗論四路出師必敗聞者咸縮頸既而皆服督閩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發私書事竣以尺蹏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公之爲吏清素方梗獨立行意茂著風績皆此類也性沈毅能剝割大事糾紛變故應手立斷機張理解非凡所知南中驟更錢法日中罷市蜂擁衢路丁司空道遇之停車下揖衆益洶洶薄暮公勑職方邏卒持白棓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瞋而散無敢顧視者福藩之國詔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尙艤通灣待其歸修船復往水涸冰堅必不能赴而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爲詞且有後命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船計往返工費略足相當旬月而報完舟楫已具則之國無愆期之慮矣司馬如其言事遂竣藩封大典舉朝舌敝心嘔憚而得之者微公建議其不以遷延藉口者幾希公之功與伏浦廷諍者並矣瀕令與遼將相搆令謬以遼兵叛聞東撫倉皇上疏檄登兵會勦登營多

遼人偶語籍籍公大言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言發兵者卽入營握遼
鎮李性忠手令飛箭諭瀘營趣遣三騎往將士皆感泣聽命東撫蒙幾激大變
賴公一言而定島帥索勦餉二十萬詔令汰登兵那其餉以給發公曰餉可卒
那兵可卒汰乎此窘我也兵之汰久矣餉無庸那也一月內足那餉之數而登
無汰兵之擾公在登以精勤策應援以恩信結將士散江淮烏集之師輯遼左
鷙伏之衆數定禍亂不動聲氣始終以東江進兵爲贗局直斥島帥爲登寇不
惜身試其毒而島帥亦嚴憚公逆自引避登人謂無公必無登萊信也公爲人
疏通樂易樸誠簡憺與人語傾倒輸寫咳唾時拂人頤頰端居深念焚香讀書
其中湛如也通籍二十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增益朝鮮李倧弑其主介
島帥携重賂以請於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拒之乃迂道繇天津卒之日
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篋空虛不加鎖鑄含歛時如道旁僧舍士庶縱觀街號
巷哭靡不噴噴稱眞廉吏也譚之先出於山陰永樂閒徙嘉興曾祖諱起鳳祖

諱可賢太學生選授通判父諱守範贈福建提學叅議娶嚴氏封淑人齋莊淑
順具有儀法佐公以廉辨起家後公八年卒生子六人貞默進士工部虞衡司
主事貞和貢生以蔭入太學貞易庠生貞良以五經中崇禎壬午鄉試貞碩中
天啓辛酉鄉試貞竑庠生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二人葬於白苧都一陽圩
之新阡嚴淑人祔焉葬之後十八年貞默謁余請銘公令常熟時余爲書生揖
余而語曰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貽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爲流
傭者多矣君他日必自表異以風厲流俗余常過公之里訪問其素風然後知
公之所以勗余者蓋信而有徵也貞默嶷然負經世之器吾畏友也銘何敢辭
銘曰

公才有餘其志則窒拮据棘手酸辛嘔血公文甚富而家則貧冰棱玉尺稱其
爲人士歸赤誠吏絕瑕謫眞氣湧洞歸返大宅書策納棺帝命不假掩詩於幽
以告來者

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成器字道甫許之族出於高陽唐亡遠孫儒自雍入江南儒孫規羈旅宣歙閒遂家宣州語在王介甫許氏世譜祖萬相知巫山縣父某舉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母某氏君年十四河南公守職方閱視寧夏屬君居守邸舍君攜襍被宿於周廬邊帥夜囊金扣門君呼廬兒列炬火闌門而叱之曰趣負去不去將繫汝河南公歎曰兒他日亦廉吏也河南公沒哀毀幾滅性終喪舉應天鄉試數試春官不第署常熟縣教諭君爲諸生從寧國守盱江羅公講學尊其所聞以教邑之子弟摵衣升堂頌禮雖肅孝秀競勸樞楚廢弛任滿遷翰林院孔目乙科官遷除多州郡冗長而君自孔目陞司務歷戶部都察院吏部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車駕司郎中皆通班要地世所以待射策甲科者也少宰楊端潔公署吏部楊方嚴四司官候門不得見每獨召許司廳與語楊卒時惟兩蒼頭守舍君庄治喪事殫竭誠信太宰富平公歎息以楊爲知人在車駕值

福藩之國舟楫銜尾烝徒宿戒藩封不得藉口改延君之勞也陞湖廣副使備
兵辰沅拮据以詰戎備爬搔以給軍餉清嚴以御土司恩信以結蠻峒鎮筸諸
苗以雜處剽棖闡君禽而薙之歸逋逃正彊理而蠻荆帖服平偏四衛以孤懸
偪戎索君闢而除之立營哨絕嚮導而滇楚通道辰州守瞿君汝稷有治蠻書
極陳勦苗生事之害君奉爲律令五開土司讎殺日聞布威信曉禍福咸搖尾
聽命本君善用瞿所著書得制馭之法也在沅三年以年至乞致仕五谿之民
皆歌思立祠歸而爲德于鄉存問故舊收卹貧嫠角巾布衣契闊談讌又三年
而考終鄉之人以爲孝友淳備名行修立稱其爲鄉先生也羣請祀之於學宮
君以萬曆丁巳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有二妻胡氏繼妻汪氏子四人士恒
士恂士銓士愉皆爲諸生某年某月葬於荷花形之祖塋余少識君於廣文時
長而習君長安其爲人樂易誠篤議論依名實寬然長者也漢世重長者史稱
建陵侯塞侯張叔皆以誠長者處官自不違古人持己用人之法世之爲聰明

立聲威者往往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其有訥言敏行稱爲長者固不求見於世而世亦罕能知之也然君之潔身積行所至樹立如此則長者之爲行是豈可輕也哉銘曰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臯比蜚聲槃瓠載德大冠將將襃衣抑抑彼都人士眎此
斲石

扶溝縣知縣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左府君墓誌銘

君諱史字子箴西安府耀州人也曾祖諱進封大理寺評事祖諱倫贈承德郎父諱思明知永城縣陞趙州知州趙州起家乙科君起明經後先爲令中州皆以廉惠顯聞沒而其民祀之君初除光州訓導搢衣升堂頌禮甚嚴計口食俸與弟子員共之橫經講德歲時鄉射彬彬如也署遂平固始皆有異政遷知扶溝縣三月而政成五月而以官卒君之蒞扶溝也朝國人而告之曰縣多奸猾積爲民患令具有主名嚴將不治前事風告不改卽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縣

中傳相悚懼莫敢相試奸民把持掾吏短長告訐抵罪遂長子孫爲吏舞文作奸通行爲囊橐君鎖吏舍門盡逐去擇小史謹愿者補吏延它邑老獄吏敎習律令踰月漸次通曉手定爰書吏俛首繕寫肩髀如壓巨石莫敢仰視它吏如木偶植立堂下舒鴈相望竟日不知令案何事斷何獄也民多鬪殺盜賊充斥囹圄恒滿君講習鄉約用古教化民有壹行表異雖華門圭竇月三往拜焉立重囚于庭吏披記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狼籍觀者咋舌汗下兩市月獄訟衰止人有悛心矣縣故多盜平沙百里秫田彌望盜行刦輒鳥獸散莫可誰何君設法購斬盜發某保刦某家保正保副督鄉兵往捕置二驛馬尅時報縣縣發馬兵八人分四路偵賊去所發兵十六人再發二十四人亦分四路要遮鈎擊賊向何路逸去則偵者以報收案所去路兵罰無赦盜賊最桀黠者用子時發不能過午時卽得彌月盜無留跡矣縣西北地庫下水潦聚焉河溢則助河爲患君行視商度疏決壅積淺者堰之深者坡之腴者稻窪者漁淖者藕家

各占業人爲勸課縣北竟鄆陵尉氏地勢尤下三縣民互相穿穴或竊塞張單
口惠民河則河溢如烝又或盜決秦家岡三十六陂則水決如雷君躬自相度
止舍離鄉亭總計三縣病利作均水約束刻石水畔三縣共守之援遼兵取道
中州所部畏其擾也檄君駐襄城鎮之君遣人入楚籍記其將領部曲某兵前
驅某兵後拒車馬芻牧各有成數乃按籍定約餗次舍庄餕糧峙器用供給資
糧屏屢斥候鈴柝軍聲肅然援兵所至如歸自襄城歷彰衛出磁州居人按堵
市不改肆入邯鄲境卽脫巾大譟曰何不如左知縣好逆我大掠潰去首將自
刎遠近嘆服以謂君有文武大略能當幾馭變者也君視事浹月政聲籍甚旁
近邑爭訟不決皆願得左君按治死且無恨黠者僞稱扶溝民投牒上官冀得
下左令君益自喜爲治益力晝循阡陌夜決詞訟午夜不交睫徑旬不休沐遂
過勞發病以死君死之日百姓市道慟哭相與賦歛致奠釀喪西歸民庶設槃

按于路號慟聞二百里君之治扶溝與趙州之治永城相似五十年之中祠屋

相望也萬曆乙卯君視篆固始仲子佩琰舉于鄉永城父老走會祠下植竿旌大合樂以饗之佩琰後用沙河令察廉除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贈君如其官三世以循良顯所謂有作令家譜者也往余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兩漢之後隆萬閒徐氏九思貞明令句容山陰父子政迹茂異今又于左氏得永城扶溝何寥寥也豈有如永初之詔所謂求之其勤得之至寡者乎抑亦勸課風厲之德意未能及兩漢而有司亦郵傳其官如所謂游光揚聲拜除如流者乎循良之蔑聞此弊吏之無法而民生之不幸也余故誌扶溝之墓詳載其法行他日以上史館君卒于萬曆己未七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任氏繼室曹氏王氏皆贈孺人子三人長佩璋早夭次佩琰佩琰女二人適辛綿宗宋篤忠孫男女九人佩琰與佩琰之子重光亦舉于鄉而佩琰實來謁銘墓在某地之某阡君生七歲母安安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宋至孝歷官受俸未奉母不敢先食喪至自扶溝母馮棺哀慟絕而復蘇者三最君之生平蓋孝友忠

信篤實光輝之君子也銘曰

漢有良吏樂府流傳弦歌薦祀安陽亭西扶溝勤死風愛郁然我銘幽寰國史考焉

承事郎平樂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平樂在嶺表爲府治灘灘險惡猺獞雜處官其地者用漢法治人而用夷法自治睢盱噴眊流官之于土其相去者幾希錢塘郭君爲平樂令大治攝修仁亦治政聲流聞而不幸以勞瘁卒官萬里輿楓天之困賢吏也亦用資格耶嗚呼可悲也已平樂民殺人商肆前前政已得主名復牽連坐羣商考問時震雷擊案者再君下車悉縱舍之越人相告曰活羣商者雷公與郭公也却羨餘斥贖鏹魚疏菜茹必平價而後取養少弱惠鰥寡案治奸民猾吏奮髯抵几越人服其廉說其慈憚其彊是以大治而其御猺獞尤有法修獐象猺相讎殺監司議用兵君曰夷鬪我何與焉謹斥候禁闌出而已永福猺獞峒中倉皇告變魏潭

至荔川數百里舉烽燧設塘報一夕數驚君自修仁還撤兵罷戍慰父老趣歸
安枕竟不見一賊竟內晏然水桃村獵刦觀官沒其田餉兵更沒他獵田俘其
子以邀贖獵嘯險拒命君曰田宜沒何贖不宜沒又可贖質子何爲命罷遣之
獵父子相率首服夷人安土重舊畏官府文法吏利其賂贖重困之夷輒服毒
藥斷腸死迄君任夷無毒死者夫獵亦人耳罰不止清酒而贖必求僥錢侵
擾迫脅馴至用兵是豈知山裏毅之受教于鄭牢者哉君之治夷在西南可著
爲絜令者也君諱一緯字維垣其先陝西西安人勝國時始遷于杭祖諱世賢
封刑部主事父諱孝嘉靖乙未科進士貴州按察使繼妻江安人生君君少負
志節布衣勤學江安人病革命婢以巾箱遺君君拜而受命旋以獻其兄弗忍
視也受易里中江生遂以易爲大師天啓元年用易舉于鄉署桐廬教諭以文
學禮義爲官崇禎八年九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妻孫氏生三子代仕偁皆弟子
員卜葬于秦亭山祖塋之傍而代來請銘余初入史館得侍崇仁吳公公曰闡

中評文有甚予者曰是年長矣應之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又曰是將不登甲榜
曰得良乙榜亦可矣余得君於乙卷讀其論而收之良亦此意自今觀之君之所就與甲榜壯盛者未知孰多而余于崇仁所云亦可以無愧也叙而識之亦以著前輩道義相勗之意云耳銘曰

千章之木蔽于蒿萊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材不大試實則允食銘以昭之亦以志恤

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經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陝西鞏昌府通判以年至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烺之狀來請銘於乎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少卽有志於問

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
君摵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
是正所著書浹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邃君居官計口食奉蕭然如老
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閒時時誦
之以自廣焉州有軍丁戶絕者臺使者欲勾補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
官之疲也以民代軍官之橫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亦竟以此知君
鞏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覈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貲
番酋就擒者以風動之諸番感讐卒以無事其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
以歸顏其堂曰石經峩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君之生平也君
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扣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
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
者以君爲質的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瀆酒墓下其在